

非洲宣教人员关怀事工

(N. F.)

对非洲籍宣教人员的肢体关怀

中国教会在面对这些困扰着非洲当地教会的问题会处理的很好，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很相似。在早期差派跨文化宣教的工人，非洲教会常常差遣这些未曾受到呼召，训练，或是受到装备过程的人出去宣教。许多他们在国家本地优秀、表现良好的同工都带着破碎的心返回，无法完成事工。这也导致了非洲教会重新思考他们的选择，训练还有装备的过程。足够的训练及专业的跨文化训练对工人及其家人的生存及福利来说是一定要具备的。

第二个主要的问题是工人家庭的福利。配偶及小孩常常与工人长期分离。而小孩子的教育也经常无法给予提供。在旅寄的住所和寄宿学校的建立之前，许多工人和其家人只是默默地承受或者是他们被迫离开事工。这些工人的妻子在为跨文化的事工选拔面试、训练及预备过程中，也是经常受到忽视。

提供适当的健康医疗及属灵争战的训练是受到忽视的二个其它主要地方。例如，许多人因患了疟疾、痢疾和其它可预防的热带性疾病，而受了不必要的苦。最后，教育这些计划决策者及教会负责肢体关怀需要的领导者，提供训练肢体关怀的人、以及建立教会肢体关怀事工的单位，这些都是一些成功解决了非洲教会问题的方法。

非洲是一片神奇的大陆，这里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多种风格的文化更是交相辉映。同时它也是一片饱受困苦的土地：爱滋肆虐、贫困交加、战乱不休、饥谨连年、经济匮乏、政府腐败贪污、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其落后。在这壮美与阴霾共存之地，主激励教会要兴起，差派打发宣教工人。任何新兴的宣教运动，都需要有持续不断的资源去支持宣教工人；同样，后援工作已成为非洲本土众多差传机构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本文着眼于肢体关怀的主要需求点及其资源，对非洲宣教事工的现实状况加以论述。

非洲地域广博、民族众多。这里有 56 个国家，覆盖大约 3 千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人口约六亿五千万，占世界总人口的大约 10%。非洲是出生率最高的大陆，预计到 2025 年非洲人口将达到世界总人口的 15%。按照民族语言来划分人群，这里约有 3000 个民族，使用至少 1995 种语言。有 4 种主要官方语言：22 个国家用英

语，18个国家用法语，4个国家用西班牙语，一个国家用葡萄牙语；还有6个国家使用一种非洲当地语言做官方的国家通用语。

非洲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但它也是全世界最饱受自然灾害、战乱、政治动荡和经济灾难的大陆。过去30年来，这里的食物产量持续下降，无法满足迅速增加的人口粮食需求。

结果，很多地区都曾遭受、并还在遭受严重的饥荒。尽管这里物产资源如此丰富，但全球40个最贫困国家中有32个都集中在非洲。非洲经济产量仅为全球总量的1.2%。影响非洲经济的其它因素包括政府贪污腐败、错误的经济政策、外债负担、和无休止又无意义且夺去上千万无辜生命的战争。

在这样的环境里，宣教工作看似难以成功，但非洲教会却始终本着舍己牺牲的精神，把事工一步步向前推进。并且，无论是非洲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宣教人员，他们的许多事工都让上帝得了荣耀。不过，当我们回顾这一切工作的成就时，我们不无愧疚地看到，许多人力资源需要进行更好的管理。感谢主，我相信这方面的工作正在朝好的方向改进。

例如，非洲福音协会（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of Africa，简称AEA）创建于1966年，其宗旨是“促进非洲福音派教会的合一与合作，把上帝的国度向前推进”。非洲福音协会（AEA）在早期建立了两个部门，帮助非洲宣教事业开拓了新的局面：神学与基督教教育部（TCEC）和福音宣教部（EMC）。其中，神学与基督教教育部（TCEC）直接创立了两个神学院，旨在培训教牧人员和其它基督徒工人。福音宣教部（EMC）则启动了一个宣教培训项目，另外还帮助教会和宣教机构制订他们自己的宣教培训计划。

了解到这个背景以后，我们现在要进入本文的主题——对非洲宣教人员的关怀事工。我将分别阐述关于宣教士培训和筛选、宣教士家庭和宣教士子女（包括家庭分居和子女教育问题）、生理健康和属灵争战等问题，并提出一些促进非洲宣教事工的办法。我使用的研究案例全部是真实的，只有人名是虚构的。

培训和筛选

通过西方宣教士们在非洲的艰苦努力，已有一批非洲本土的宣教团体纷纷涌现出来。然而他们有两个问题：他们要么看不到在差派工人前往禾场以前为他们提供相关宣教培训的必要性；要么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来充分地装备这些工人。通常情况下，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把那些有侍奉呼召的人都送到圣经学校去培训，而并不考虑各人的事工性质如何。在多数情况下，学生们在这些圣经学校或神学院所接受的装备，只能使他们在已成形的各宗派教会中作牧养工作，并不能使他们胜任艰难重重的宣教工作，去满足非洲宣教禾场的迫切需要。结果，经过圣经学校培训的基督徒们积极投入了宣教使命，却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应对禾场上的种种挑战。

在非洲中部，一个大宗派教会就在经历了一次震惊后，意识到他们多么需要加强教牧关怀事工。原来，教会把大家所信赖的、一位久经考验而又非常可靠的同工差派出去，做宣教工作，后来他却严重受挫，身心俱疲，不得不告退回家，而且很可能再也不愿回到禾场做宣教士。最近，这个教会宣教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应邀参加了2001年7月在喀麦隆举行的非洲福音协会/福音宣教部（AEA/EMC）关怀事工研讨会（后文详述）。不难想象，这位同工极其渴求学到更多有关肢体关怀的知识；后来他带着许多新的认识回到教会，针对教会如何加强对禾场宣教士的关怀扶持提供了许多建议。他告诉我说，教会从未给前面提到的那位宣教士提供过任何培训，去帮助他和他的家人做好应对禾场上种种需要的准备。教会只是

因为他已经认识主并参加服侍多年，所以就想当然地以为他的预备已经足够了。这真是一个代价不菲的错误。

另一位来自法语国家的与会者，不无伤感地回忆了他在圣经学校接受培训的经历。他说，在他入学时甚至没有人过问他是否已经重生，生命是否已经在主耶稣里面有了转变。他所属的宗派在预备参与事工（包括宣教工作）的人选时，从来不以一个人是否悔改或是否有明确的事奉呼召为选录学生的标准。在某些宗派里，人才筛选取决于牧师的推荐信（这些牧师接受培训的过程也是如此）和候选人的学历。候选人受训结束后，根据各人具备的条件、水平，有的人就受雇做某教区的牧师或者作协助牧师的传道人，有的则被分配到偏僻的山村去建立教会。在非洲的许多地区，都是教牧事工最受尊重，而宣教士事工则不那么受重视。

非洲新兴的差传机构大多都有灵恩派的背景，这是高等院校中灵恩复兴运动的结果。这些机构都沿袭了早期欧洲宣教机构信心宣教的模式。他们和自己的前辈一样，都没有认识到对宣教人员进行培训的必要性，也没有耐心细致地斟酌宣教人选。他们当中很多人对任何形式的培训都不肯问津，在他们看来，那么多灵魂在异教肆虐的各地各方走向灭亡，工人培训无异于浪费宝贵光阴。他们觉得自己只需要圣经知识，就足以能告诉罪人，耶稣爱他们并且来救他们脱离罪恶。所以，带着这样的知识装备，他们就凭着信心迈了出去。不仅如此，很多这种新兴差传机构的负责人本身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致使他们在工作方面——特别是跨文化事工方面——缺乏足够的预备和装备。

某些宣教机构满怀热忱，誓要把数以千计的宣教士派往非洲内地和周边的一些禾场上去，因此就不加分辨地广招人才，而他们既没有任何人或家乡教会的推荐信，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宣教培训。许多人出去的时候不仅缺乏必要技能，也缺乏合宜的禾场监督、教导、以及适当的关怀。事实上，某些宣教士并未受任何人的差遣，就自己前往一些福音未及而又相当艰难的地区。

这样做的结果弊大于利。在这些未经训练的宣教士中，有的人以惨败告终，灰心伤痛地告退回家。还有的人总算顶住了风吹雨打，留了下来，但工作结果却适得其反，把宣教工作的大门朝着他们“服侍”的人们关闭了。

正面的变化

经过一段踉跄迈步的岁月，非洲的宣教机构这几年终于开始反省。回顾过去，他们认清了那些曾经绊倒他们的“陷阱”，并且采取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措施来纠正过去的错误。至少在培训和筛选这方面，许多宣教机构现在不仅看到了跨文化培训的重要性，还努力与教会领袖一起合作，来确保人选的正确，并使他们得到合宜的培训、差派和支持。通过合作，教会也开始信赖培训机构，并根据他们的推荐来决定某候选人是否合适，他参与哪种事工会最有果效，以及他能否在开拓性的环境里茁壮成长。尽管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因为非洲某些教会牧师并没有把宣教工作看作本教会的优先重点事工；但我们正在向前迈进！

非洲福音协会（AEA）的福音宣教部（EMC）在 90 年代初启动了一个宣教培训项目，名为“东部宣教学校”（SOMER）。在这个计划中，该项目旨在为一些关键性的培训人员提供更进一步的装备，使他们可以回到祖国开办宣教学校。至少有 18 位宣教士受训成为培训师。这样做的效果十分显著，在福音宣教部（EMC）的带领下，很多宣教学校成长起来。非洲的差传国家目前在宣教士的培训方面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并且特别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和装备，来面对非洲宣教禾场的艰苦现实。例如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纳、科特迪瓦、南非、肯尼亚等主要差传国家，都设立了这样的宣教培训学校。下面是一些实例：

- 阿加佩门徒宣教培训学校—尼日利亚
- 各各他事工团宣教学校—尼日利亚
- 尼日利亚福音宣教学院—尼日利亚
- 基督徒宣教士基金会—尼日利亚
- 坚稳宣教学校—尼日利亚

- 羊栏事工团宣教培训——肯尼亚
- 非洲内地宣教培训——肯尼亚
- 世界宣教中心——南非
- 贝宁非洲国家间宣教学校——贝宁共和国
- 阿多乃国际宣教学校——中非共和国
- CERFEM——乍得
- 加纳福音宣教学院——加纳

从某种程度上看，培训计划的逐步完善和改进有助减少非洲宣教机构的职业风险。那些具备真实可信的宣教实力的教会，以前只能使用自己的圣经学校来预备宣教士，现在则可以利用许多新宣教训练中心来更好地培训和装备宣教士。

1996年8月，非洲福音协会（AEA）的神学与基督教教育部（TCEC）和福音宣教部（EMC），就非洲的宣教培训工作在尼日利亚荷斯共同组织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应邀与会者来自非洲十个不同国家还有英国，有著名神学院的神学家和参与培训的宣教士。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把宣教和神学结合起来。会议强调，如果我们要真正为主耶稣基督赢得非洲，“就不仅要激励热心的非洲信徒投身于宣教事业，而且必须为此事业而给他们奠定一个坚实的、本于圣经的神学基础”。

当我们细审非洲某些神学院的课程时，我们发现虽然许多神学院的宣教宣言中都少不了“传福音”这项内容，但他们的课程安排并没有体现出宣教计划和宣教士培训应有的内容。其中很多神学训练学校都没有教导多少宣教内容。有些甚至没有安排任何宣教方面的课程。由这样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牧师，很少懂得或根本不懂得宣教，对宣教也不会表现出多大的兴致。

因此，本届研讨会看到非常迫切的一点，那就是，神学院急需把宣教作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纳入其教学计划。同样地，宣教学校也需要把神学基础知识作为整

体训练的一部分。有了这样平衡的培训和预备，每一位神学院毕业生都能具备“宣教士的意识和理解力，而每个宣教培训学校毕业生都具有合格的神学基础知识”。这样，我们希望宣教士和牧师都能成为成熟平衡的基督徒，让非洲大陆乃至全世界面貌一新。此次研讨会取得了丰富成果，成果之一是题为“培训神的仆人”的会议纪要，由我的丈夫笹佑、我本人和阿兰·西尔弗共同编辑。

另一个正面的例子是，福音宣教部（EMC）的培训工作组设立了非洲宣教培训顾问团（COMITA）。福音宣教部（EMC）发现，虽然很多宣教学校涌现出来，但它们还需要切实加强和改善课程的安排，使用合格的培训师资，发展出自己的宣教培训理念。目前他们仍然是在工人还未装备好时就打发他们出去。在 1998 年加纳阿克拉举行的全非洲国家磋商会上，培训的问题得到更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福音宣教部（EMC）应该设立一个部门，一方面帮助所有宣教培训项目改善其品质，又可以做一个思想和人才的交流媒介，也可以为宣教培训工作提供和分配高品质教材。这样，这个部门实际上就成了非洲宣教培训事工的协调机构。

其它方面的进步体现在两个宗派的培训项目中。一个是由苏丹内地宣教会（SIM）建立的西部非洲的大宗派——西非福音教会（ECWA），该教会的宣教部门称为福音宣教会（EMS），它们以农村教会为目标，致力于透过他们的圣经训练学校（BTS）来培训说不同方言的本土福音工人和传道人，其唯一目标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各乡各村。另一个是“非洲内陆宣教会”（AIM）创建的“非洲内陆教会”（AIC），他们也在开展同样的事工。

一些筛选程序

培训学校都有各自不同的筛选程序和标准，多数都需要填一系列表格。例如，阿加佩门徒宣教训练学校要求候选人填表，递交牧师的推荐信（有时需要其它受尊敬的基督徒领袖的推荐信），参加考试，然后通过面试，最后才正式入选，接受培训。

一旦入学，新生首先要接受一周的入学强化指导，让他们准备好迎接日后的艰苦培训。入学指导可以让他们了解每个课程的要求和原理。培训基本上可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在所有培训的中期和结束时，由一组不少于五人的培训教师来按照学员的表现给他们打分。在培训过程中，学术成绩固然重要，但其它形式的培训占的比重更大；其中品德塑造是培训的重点。有了培训中心的推荐信，一组宣教负责人就会对学生进行一次正式的面试，决定候选人是否应该进入宣教侍奉。宣教的第一年是试用期，试用期满合格以后就正式成为全职宣教士。

家庭和宣教士子女问题

典型的非洲文化和宗教是不尊重女性和儿童的，他们只是存在，但没有什么发言权。当家庭中需要做重要决定时，男人不会考虑他们的想法。然而我们知道，强大的民族是由强有力的家庭单元组成的，而家庭中包括妻子、母亲、和儿女们。健康的家庭单元构成健康的教会和健康的国家。如果一个教会或者国家忽视家庭和儿童，或者对家庭、特别是对儿童没有计划，就必定要出各种问题，诸如离婚、少年犯罪、或是其它不幸的事。同样的道理，差传机构如果只是差派宣教士，却不关心他们的家庭，也必然会遭遇严重问题。

非洲宣教事工在家庭领域正在缓慢进步，正如他们在筛选和培训方面也在取得进展一样。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满足儿童的需求以及儿童作为一个整体对宣教活动有什么影响。一些非洲的宣教组织只认为只有男人或丈夫才算是宣教士，所以，当他们分配宣教士到禾场时，丝毫不考虑他妻子和儿女的需求。经验表明，如果整个家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妻子或儿女都可能破坏禾场上的事工。

弥赛亚学院（Messiah College）在为宣教士的家庭提供家庭关怀这一方面作出了非常好的榜样。我丈夫笛佑和我都是宣教士，后来我们的三个孩子出生了。头两个孩子出生时，我们在一个小村庄服事。那儿一周仅在集市那天才通一次车。也没有幼儿园，只有好几英里以外的一所低水平的公共学校，何况那也太远了，小孩自己不能走着去。而笛佑和我都没有交通工具。我没办法，只好自己在家教孩子们阅读和写作技能（当时在尼日利亚还没有任何家庭教育规划）。这样的困难经历促使我们在几年前为宣教士子女开设了一个寄宿中级学校，叫弥赛亚学院。我们这样尝试的目的是希望从尼日利亚做起，继而满足非洲宣教士子女们的某些需求。面临子女教育机会极度缺乏这种困境的宣教士家庭和其它侍奉工人家庭，当然不止我们这一家！

“这个教会不知道如何感激人。他们不重视自己的工人。尽管我曾经在这里服事了这么多年，可是自从我离开教会去培训以后，就没有人记得我。不是我期待太高，但他们至少可以表示我是由他们那里出来的，表示他们在乎我呀。现在，我的这个朋友和孩子也需要帮助，这个教会又象对待我那样去对待她。”这是达奴巴（Danuba）对我说的话，他是一位文静、说话柔和、谦逊的弟兄，他当时刚刚入选参加宣教培训。之前他一直在尼日利亚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福音教会做教育领域的事工，并且推动了跨文化建立教会的异像。他后来辞了那份工作，加入宣教培训，尽管教会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他刚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位寡妇朋友，她想让两个孩子上我们的宣教士子女学校——弥赛亚学院。显然达奴巴前一年就试图帮助这位女士的孩子入学，但因为缺乏资金，她没能让孩子入学。达奴巴决定就孩子入学问题再帮一次忙，让她到弥赛亚学院和我们谈谈。

这个女人备感绝望，因为孩子的父亲死后，她没办法让他们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她说：“他们的父亲直到死都在教会积极服事”。教会没有在孩子的福利问题上帮助她，这也让她感到绝望。然而她本人现在仍然是教会同工，她侍奉的教会正是丈夫曾经服侍并为之而死的那个教会。她和孩子们靠微薄的工资度日（教会发工资，但是远远不够），她自己做小面包和油炸面包圈来卖点钱补贴家用，而孩子们就成天在街上叫卖这些东西。

她 11 岁的儿子杜拜(Dubai)在弥赛亚学院接受面试时，我们问他是否更愿意在家附近上公共学校，这样他就能和妈妈在一起。他回答说：“那样的话，我大多是时间都得用来叫卖炸面包圈，我不喜欢干这样的事。” 杜拜说，他为了给家里挣钱不得不在街上叫卖，每当这时他就越发怀念爸爸。

分居问题

当里杨（Ryang）在 2000 年来到弥赛亚学院的时候，她还是个 12 岁的女孩。入学前面试时，我们问到她父母的情况，她落泪了。她哭了许久，难过得让所有面试老师都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让她一个人在那儿擦眼泪。即使到后来她终于镇定下来以后，还是不愿意谈起家人。

于是，弥赛亚学院决定联系她父母所服侍的宣教机构，结果令人震惊。我们发现里杨无法见到父母，因为他们在一个很远的禾场服事。上次见到父母还是在她 8 岁的时候。虽然弥赛亚学院可能无法解决这类问题，我们还是开始努力想办法。我们告诉里杨的父母，我们可以录取里杨，唯一条件就是父母至少要有一位和她一起前来报到。我们试图用这种方式给里杨某种安全感，至少是感情上的安慰。因为她至少能见到父母中的一位，这样她就会感到家人知道她究竟在哪个地方。

托普（Tope）今年 17 岁，2001 年从弥赛亚学院毕业。他父亲 1995 年把他带到弥赛亚学院来的时候，他才 11 岁。之后的三年里，他再没有能见家人一面。他总

是孤独一人，内向而少语。他不像其它孩子那样喜欢在学校到处玩。当他所在的班级临到中考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得赶紧做点什么去帮助他，免得他的考试受影响。我们注意到他常常一个人悄悄哭。后来我们发现了原因：他以为父母或者至少是家人肯定都死了！他不明白，如果他们没死，为什么他一直见不到他们。因此他坚信每个人都在瞒着他，不让他知道真相。于是学校决定，在他那个班级即将参加考试前，乘圣诞节假期将托普斯送回家看望家人。

我与一些作宣教士和带领人的父母谈过关于与子女分隔的问题，所听到的一些事令我非常惊讶，简直让我惊呆了！例如，不少有宗派背景的教会差派工人去做宣教工作，并不一定是因为那人有宣教呼召或有坚定的宣教信念。其实他们在本地学校基本上接受的是牧师培训，然后作了宣教士，之后又被分配到一些既没有基本的生存所需设施，政府也不闻不问的偏远村庄。某些牧师通过努力迎合领导的意图和指示来求得较好的安排。不竭力讨好上级的人就很容易被派往艰苦的地区，孩子的教育问题、健康卫生问题等等都得不到安排。结果，这些宣教士只能把孩子送到亲戚朋友家，看谁愿意照顾孩子们上学。

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来自一个重要机构的宣教士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谈起他的孩子们，询问我能否让他儿子进弥赛亚学院。他告诉我，在他从事建立教会的工作时，无法很好地满足孩子的教育需求；他和妻子为此感到相当难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解决方式是设法重新分配到另一个更好的地方，让孩子们可以在那里上好学校。后来，他总算（通过投票）被选举为几个禾场的协调员，这个职位使他能调到城市里，在那儿协调宣教工作。他就是在这个“好”工作地点听说了弥赛亚学院以后来找我的。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得疏通很多领导，才能得到“好职位”！

宣教士妻子的某些问题

很少有宣教机构在接受一个弟兄并差派他出去做宣教士时，会预备和使用他们的妻子。只有男人才被认为是真宣教者。要是妻子不能陪伴丈夫，二人就会被迫分居，让妻子和子女们住在附近的城镇，使妻子能继续工作，孩子们也能上学。此

外，多数宣教士的妻子都没有上过学。在丈夫接受培训的时候，妻子们常做的事就是照顾孩子和丈夫的生活。

感谢主，情况正在改变。现在，差传机构总的趋势是，想办法训练不识字的妻子。他们教导这些妻子们如何作一位更好的妻子和母亲，作一位更好的家庭主妇，从而更好地支持丈夫做宣教士。有些机构把福音和其它相关课程纳入对牧师/宣教士妻子培训内容的一部分。

例如，阿加佩宣教会和各各他事工团不会接受已婚的弟兄或姊妹单独报名参加培训课程。他们要求夫妻俩必须同有一个呼召，一同参加培训，一起受差遣去做宣教士，当然夫妇二人各自都需要做出决定。阿加配学校为没上过学的宣教候选人提供了一套基础训练课程；其中包括识字课，让宣教士妻子们大大获益，在毕业以后，就能主动地决定配合自己的丈夫，双双一起受差遣。

关于如何应对宣教士任职期间不期而遇的死亡，新兴的差传机构一般都没有什么准备。类似上文所述的案例的确时有所见：宣教士家庭中丈夫/父亲去世，家中的收入来源立即中断，留下妻子儿女无人过问。因为差传机构事先对这一类无法预见的悲剧都没有什么应对的准备，所以往往感到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些悲伤无助、又有重重需求的孤儿寡妇。很多已故宣教士的妻子都是这样无人照顾，所以不得不离开宣教事业和宣教团体，以设法维生。极少有人能在丈夫死后留下来继续事工。

喀麦隆一位成功的宣教机构带领人，曾讲述过两位宣教士不幸去世带来的巨大损失。一位死于可怕的车祸，身后留下妻子和7个孩子。另一位死于慢性疾病，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两个孩子被死者的家族接走，准备分配给不同的亲戚去领养，这个家族又全部都是异教徒。但是，这位宣教士生前曾弃绝了一切偶像，他的家族也因此弃绝了他。这位宣教机构带领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赶往死者的村

庄，独自一人与死者家属商讨，设法把孩子留了下来，和他们的一起生活。而那位在车祸中死去的宣教士的妻子和孩子，现在都和这个宣教机构带领人一家生活在一起。他还在想办法，看怎么才能帮助他们弥补一些损失并得到一些实际的支持，因为宣教团体在丧亡关怀这个领域还没有现成的指导政策。

宣教士子女的教育问题

宣教士夫妇当然也会因为与家人和子女分居而挣扎痛苦。例如，诺艾尔（Noel）就因为这个原因向他的宣教机构的董事会递交了辞呈。董事会的领导明智地邀请他来到机构总部，让他和主管人谈谈。诺艾尔是一个非同寻常又极其成功的福音传道人和教会开拓者，他借助电影《耶稣传》向一个没有福音的族群传福音，正在把福音深深地推进到该族的农村地区。目前他已经赢得其中一些人，领他们进入了神的国度。

然而，他“肉中的刺”就是孩子的教育质量问题。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上好的学校，他和妻子不得不把孩子们分别送往位于不同城镇的亲戚家，其中一些不是基督徒。虽然他本人毕业于神学院，妻子却没有受过教育，这一点的确有些遗憾。如果妻子有文化，或许她就能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上帮上忙。最让他揪心的是，每当他轮流到各家去看孩子的时候，他所看到东西都令他极为难过。孩子们正在养成父母从未教导过他们的坏习惯和坏德行。老二甚至开始偷窃、撒谎和诅咒。这样的事叫他伤透了心，促使他立刻提出辞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眼中滚动着泪水——不是因为他失去了继续服侍的呼召，而是因为孩子们的需要。

诺艾尔在与宣教机构主管人谈话时，开诚布公地分享了他的经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主管人让诺艾尔带着一封信到我们弥赛亚学院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旅程，使得诺艾尔又重新欢声歌唱、精神饱满地回到禾场继续侍奉。他的孩子们都获准进了弥赛亚学院，费用打了很大的折扣。弥赛亚学院请求了不同的朋友和资助者们补够了孩子们所需的学费。毕竟，他并不是真地想离开禾场。他的工作非常出色，但他心里深深感到自己对孩子们有责任和义务。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

到此结束。我们在弥赛亚学院里教育他的孩子们还任重而道远，他们因为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照管和信仰的熏陶，已染上了不少问题。

马拉姆·阿达木（Mallam Adamu）热心向尼日利亚北部、尼日尔和乍得的沙漠地区和游牧民族传福音，事工非常出色。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大有能力的福音使者，影响了不少穆斯林村庄。但他们事工的流动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让孩子们稳定地上学，因为他们所服侍的大多数地区都只有穆斯林学校。实际上，就算有学校，但因为这个家庭常常生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他们的生命安全也不能常有保障。阿达木的亲戚都是穆斯林，所以他不愿意把孩子们送到任何一个亲戚家。他真是进退两难，最后有人介绍他来到弥赛亚学院，这才解决了问题。

对我来说，最奇特的是奥比（Obi）和珍妮特（Janet）的案例。他们在斯威士兰（Swaziland）服侍，有三个孩子。老人在尼日利亚上学，会说英语，还能很流利地讲尼日利亚的一种语言（这是他的母语）。老人在莫桑比克上学，因为奥比和珍妮特在那里服侍过几年，而那里的学校都讲葡萄牙语。当他们回到斯威士兰的时候，他们只好把这个孩子留在一个同事家，以便继续学业。老三和他们一起在斯威士兰，这个小孩能讲一些英语和斯威士兰语。

许多非洲宣教士服侍的国家所使用的通用语言都和他们自己祖国的语言不同（教育体制经常也不同）。他们一般都负担不起子女上国际学校读书的学费。所以这些孩子要么上当地学校，但回国以后就无法适应，要么只能被送回本国亲戚家借住。

让奥比和珍妮特一家最感痛苦的不仅是分居的问题，还有就是三个孩子在团聚时相互之间无法沟通！这对父母不愿意和差派他们的宣教部门谈这个问题，甚至也不让我们代表他们与他们的领导人谈。他们不愿意领导们以为自己总是怨声载道、说长道短，而是宁肯默默受苦、忍耐，或者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与此类似，

许多的（就算不是大多数的）非洲宣教士，都宁愿默默忍受自己的苦楚和创伤，或者悄悄地辞职，或离开他们所在的宣教机构，而不说明他们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乔（Joe）和帕姆（Pam）在利比亚服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只好撤离。在回尼日利亚后，他们感到神呼召他们去中非共和国，一个讲法语的国家。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以前在讲英语的利比亚上学的孩子们怎么办？中非的教育体制完全不同。最后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往弥赛亚学院，父母两人则前往禾场，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然而，骨肉分离最痛苦的一幕是，父母无法负担孩子们在假期到中非共和国与父母见面的机票费用。为了减轻他们的离别之苦，弥赛亚学院帮他们想办法，我们向宣教机构的负责人请求，希望能给予资金支持这个家庭一年至少团聚一次。但负责人觉得这是乔的家庭事务，他们应该用最适合这个家庭的办法加以解决，而无须宣教机构的“介入”。

六年前，我丈夫和我在多哥（Togo）遇到两个家庭，他们建立教会的成绩非常出色。然而，今天他们都已经不在禾场上。第一个家庭有一个 19 岁的儿子，他在 16 岁的时候辍学。在初中水平以前，他的学校都是法式教育体制。后来父母感到他应该在英语学校继续学业，但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国际学校的学费，于是只能把他送往尼日利亚。他的法语教育背景使他无法融入尼日利亚的英语教育体制。最后，他别无选择地退了学，而且找不到工作。实际上，他的妹妹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只好早婚了事。

曾经在多哥北部帮助建立了约 50 个教会的第二个家庭，也有同样不幸的经历。因为付不起国际学校的学费，他们决定把孩子留在尼日利亚的一个城市里上学，从那个城市开车到多哥首都只需要几小时。他们给孩子们租了一套房，五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都住在这里，自己照顾自己。父母各自每两个月回来看他们一次。最后，他们终于意识到这种安排的负面后果和危险。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其它好的解决方法，只好放弃建立教会的服侍，告别禾场，回家。

最近，我和一位已经成年的宣教士子女谈话，他回忆了小时候的上学经历。他向我描述他如何骑三天马从宣教站去最近的学校读书。这种上学的方式实在太困难，所以他的弟弟们都无法上学。后来他们都做了牧羊童，现在都已成年，仍是文盲。难道非这样做不可吗？

有些宣教机构和少数宗派的宣教部门都开始关注宣教士子女的教育问题，并为宣教士家庭提供“儿童教育资助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资助金可以抵补宣教士子女学费的大部分，但这当然要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年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学费差额是由父母来补足的。弥赛亚学院作为一个服侍宣教士的团体，总是为他们提供学费折扣，从全额的 30% 到 80% 不等。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必预备我们的缺乏。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积极的发展势头。三年前，一个福音团队（西非福音教会 ECWA）在西非开办了一所儿童宿舍。目前在这里常住的有 75 个宣教士子女，分别在不同的年龄段和年级，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孩子在附近学校上学，包括西非福音教会员工学校，其它的孩子在接受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使用的是“速成基督教教育”（或称“明日之校”）课程。

生理健康

非洲宣教士的健康卫生问题在许多地方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总体看，缺乏一个有组织的、稳定的、持续的卫生保健机制。不过，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大家会临时组织“消防队”来救援。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是农村，缺乏许多起码的设施，诸如健康接生这样的服务在很多地方都是奢望。宣教士所在的农村地区环境尤其恶劣。很多宣教士都不进行常规体检，除非生病才去看医生。而且就算有问题，只要这个病他们能自己治就尽量自己治疗，遇到危机情况才会去医院。

疟疾、伤寒、痢疾都是非洲的常见病，宣教士们也不得不与这些疾病抗争。疟疾十分普遍，许多人仅在药店去买一些非处方药品自己治疗。宣教机构通常都不会给员工提供常规体检，所以，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都没有专门的医生，特别是没有为宣教士进行健康体检的医生。也许有些私人诊所的基督徒医生愿意无偿将诊所和时间贡献出来帮助宣教士，而且常常在咨询和治疗费用上打折。也许有些宣教机构有指定医院和诊所，或者是宣教机构建的医院，可以把宣教士送到这些医院进行诊治。然而，我还没听说过非洲有哪一所医院是专门为宣教士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设立的。

对于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健康，最大的威胁因素是压力。因为多数的非洲宣教士从不请假或休假。他们工作又工作，直到不能工作为止。很多非洲宣教士的处境都极其严峻，又常常处于各种压力之下，比如长年不休息、缺乏供应、家庭和子女问题、内战或宗教战争造成的创伤、社区族裔间的冲突等等。

一个尼日利亚的宣教家庭的孩子们，只要一听到“塞拉利昂”这个词就会歇斯底里。在塞拉利昂内战期间，他们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创伤。后来联合国维和部队把孩子们救出来。没有人想过应该如何帮助治疗这些孩子的身心创伤，帮助他们克服所经历过的痛苦。这个家庭再没有回到塞拉利昂。他们目前在另一个国家做宣教士服侍，但那些孩子们直到现在仍然对任何像枪声或战争一类的东西恐惧不已。

在非洲，一个人干五人的活儿这种现象在宣教士中并不希奇。因此，宣教士更需要定期休假，以保持生理、心理和灵性的健康，避免过度劳损。但是通常这是无法实现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太忙了，无法休假或者休息。工作太重要了，又没有足够的人来分担，所以他们担心自己休假的话工作会垮掉。有些人觉得，那么多灵魂在走向灭亡，我们岂能去休假，这太不属灵了。我们常常听一些宣教士（甚至是他/她的带领人）夸耀说，自己在过去的十年事工中都一直没有休息过！这

样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有的宣教士，只要有能力承担休假的费用和后果等，就很愿意和家人一起去度假。

一些宣教机构在几度经历了工人过度劳损的情况以后，他们的负责人就开始关注宣教士的普遍健康问题。作为一种初步的尝试，某些负责人会请宣教士们回来参加“更新”课程。甚愿这样的补给/休整能使宣教士们的脑力和灵力都得到发展和改善，也望通过让他们暂离工作来使他们的体力得到休息和恢复。例如，尼日利亚福音宣教协会(NEMA)的几个成员机构会把他们的宣教士送到该协会办的神学院——尼日利亚福音宣教学院，参加该学院所开设的短期课程或会议。这些课程一般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完成。这样的安排一方面给宣教士们足够长的时间来学习，同时又不是过长，可以确保他们及时回到禾场去工作。

属灵的争战

属灵的争战在非洲任何典型的宣教禾场都是普遍存在的。在许多情况下，差传机构或宣教部都会尽力为其宣教士建立持续有效的代祷支持(代祷支持通常多于资金支持)。在一些主要的差派国家，教会和许多大小不一、年龄组不同的细胞小组都一起行动，有力地开展为宣教士们代祷的事工。妇女代祷组总是走在这种代祷支持职工的最前面。

五旬节派教会的宣教士们目前正接受培训，学习如何进行属灵争战，通过祷告来抵挡那些辖制他们所服侍的地区和部族的诸般邪灵。事实上，某些宣教学校已把属灵争战和属灵的权能对抗设为了一门必修课程。祷告和长时间的无水禁食是非洲宣教事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些教会没有教导他们的宣教士们如何进行权能对抗，结果宣教士只能通过惨痛的教训来学习。某些差传机构和教会遭魔鬼攻击，造成了工人伤亡以后才吸取了教训。现在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相信这一事实，并积极为权能对抗和属灵争战做充分的预备。

一个五人宣教小组——包括一对夫妇和三位未婚者——在塞内加尔事奉，突然他们的健康遭到严重攻击。小组组长感到全身有无法解释的剧烈疼痛。他既不能坐也不能躺。他看的医生没有一个能明确诊断。他妻子则得了持续的严重偏头痛。其中还有一位很有力的跨文化宣教士也患上忧郁症，神魂不定。队中只剩唯一一位年轻女士还能正常工作，她是一位短期宣教士。组长感到他们的处境很危险，就决定派这个新手立刻回宣教总部紧急求援。而且她把那位患忧郁症的同事一同带了回去。

当她和同事一走进总部办公室，立刻痛哭流涕（一路上她都强忍着眼泪），过了好一会她才能告诉人们在塞内加尔发生的事。总部立刻召集祷告，四面八方的祷告组成员都闻讯为他们祷告。与此同时，该宣教机构的总负责人也和另外两人很快赶往塞内加尔，看望这个小组并为他们祷告。不到一周时间，每个人都痊愈了，没有使用任何医疗手段，也得不到什么医学解释。但先前回到总部的那个弟兄很长时期都不能再回到禾场。实际上十年以后他才回到禾场，而且还不是原先的那个禾场；之前他还接受了几个月的心理辅导。这就是属灵争战——实实在在的生理问题和情感问题，但是由敌人造成的。

前进之路

2000年五月，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迪安举行了非洲大陆宣教大会，名为“非洲宣教”（Mission African）。本届大会把非洲大陆各地的宣教机构和教会的领袖们聚集到一起。在这次会议上，非洲福音协会（AEA）的福音宣教部（EMC）发起了肢体关怀事工。该事工是为了提高人们——特别是宣教机构领袖们——对肢体关怀的需求和资源的认识与关注。其主要战略是，在非洲各个地区为宣教执行人员和领导人举办启导讲座和磋商会，提高他们对肢体关怀的认识。起初，事工伙伴之间（大都如此）的通讯联络困难是阻碍我们实现某些目标的主要问题。目前仍然有困难，在电话通讯不畅和邮政服务特别迟缓的地区尤为困难。

2001年7月，福音宣教部（EMC）在喀麦隆为非洲中部地区召开了肢体关怀磋商会。与会者包括宣教领袖和教会领袖、牧师、和一些宣教士。会议很成功，会上就如何在中部非洲进行宣教士的肢体关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商讨和思考。我们决定2002年组织一场专门的肢体关怀启导研讨会，届时许多领袖——政策制定者——都会应邀前来参会并献计献策。我们已经为中非建立了区域性肢体关怀委员会，委员们将共同着眼于非洲宣教士对肢体关怀的需求。2002年还有一个工作重点，是为西部非洲地区的宣教机构和宣教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或人事经理进行肢体关怀培训。

在非洲大陆旅行费用昂贵，飞机旅行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所以，召集会议在资金上存在很大难度。另外，由于非洲某些国家政局动荡，所以安排和参加肢体关怀/宣教会议都有一定的困难。例如，在喀麦隆磋商会召开期间，没有一个与会者来自中非共和国，因为该国局势动荡，有叛军发动内战，企图颠覆政府。

回首历史，非洲宣教事工已走过了一条曲折漫长的道路。我相信，人们对肢体关怀事工与日俱增的认识一定会水滴石穿，带来重大的改变，使宣教人员得到更好的支持。我们祈祷，有更多人能参与肢体关怀，并使肢体关怀的质量得以提高。随着服侍主的宣教工人们得到日益完善的预备和关怀，我们的宣教事工也必定会大大地推进。

思考与讨论问题：

- 1· 在非洲发展肢体关怀事工主要存在着哪些后勤方面的阻碍？
- 2· 对于一个非洲的差传教会/机构来说，典型的肢体关怀事工会包括哪些内容？
和你所在的差传团体的肢体关怀事工有什么类似与不同？
- 3· 请回顾一下非洲宣教士的妻子和子女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进一步支持他们，并帮助他们更好地为宣教事业做出贡献？
- 4· 非洲以外的工人或团体如何能与非洲人配合，来发展机构性和区域性的肢体关怀事工？请举一些例子。

5 · 请回顾一下本文列举的一些正面的和负面的案例，哪些案例对你影响最大？为什么？

参考书目

Adeyemo, T. (1997). *Is Africa cursed?* Christian Learning Material Centre.

Anyomi, S. (1997). Mission agency screening and orientation and effect on attrition factors: Perspective of the newer sending countries. In W. Taylor (Ed). *Too valuable to Lose: Explor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missionary attrition*.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Famonure, B. (1989). *Training to die: A manual for discipleship*. Nigeria: CAPRO Media Services.

Famonure, B., Famonure, N., & Chilver, A. (1997). (Eds.). *Training God's servants*. Nairobi, Kenya: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in Africa.

Global Intelligence Update. (December 31, 1999). *Africa: More of the same, and worse*. (email newsletter from Stratfor, Inc.: alert@stratfor.com).

Johnstone, P. (1993). *Operation world*. UK: OM Publishing.

Newto, A. (1992). *West Africa: a travel survival kit*. Lonely Planet.

Olonade, T. (1999). *Equipping the harvest force*. Jos, Nigeria: CAPRO media Services.

Richmond, Y., & Gestrin, P. (1998). *Into Africa: Intercultural insights*. Yarmouth, Maine: Intercultural Press.

